

朱河源远流长

□ 邹直鸣

朱河与别的镇不一样：“古怪”。

先说“古”。“古”在春秋周敬王时期(约公元前五百年)，吴国欲吞黎国，黎求救于楚，楚国决定奇袭吴兵，避开长江正面迎战，绕道侧翼包抄取胜。须挖一条河，将沙湖、清漫湖、碟子湖与东港湖连接起来，开挖的这段地势低洼，雨多水多沼泽多，十分耗费人力物力财力。挖掘只能一截一截地衔接，民夫只能一批一批地添加，工棚只能一步一步地添移。

河开通了，像根神针接通天地，“衔远山，吞长江”，开启了如徐霞客所述的“达人所未达，探人所之未知”的局面，接近了梦想；

河开通了，浮光跃金，流淌着脉脉的温情，朝送远舟，装满了契约和挂念，晚迎归帆，传来了娓娓的欸乃桨声和朗朗的开怀笑声；

河开通了，上下天光，再不是画地为牢，再不是一个避日，而是畅通八方的豁达，可与日月相依相存，可与天地同心同气。

原先的民工，不走了，变成了居民；原先的荒野，改观了，变成了集镇。因这条河，富庶的物产：粮桶油鱼、蛋猪鸭鹅成了人间天堂的主演，极具吸引力；因这条河，菱藕笋菜、鳇鱼螺蚌、虾鳅蚌蟹纷纷登堂亮相，极具诱惑力；因这条河，诞生了同名同姓的朱河镇，它东临汉口，西襟长江，“北通巫峡，南极潇湘”，成了灵气多多，风水盈盈的无价宝地，极具凝聚力。

“智者乐水”，一字排开的鱼鳞瓦舍临河而立，扶荫寻径的石阶拾级而上，淡去骄阳炙热的夹岸垂柳傍水而茂，雾霭祥云、漫漶沧桑的两岸诗意浓浓：时而给人“野外无人舟自横”的享受感觉，时而给人“误入藕花深处”的感观迷离，时而给人“嘈嘈钲曳莲娃”的意外惊喜。

朱河渐渐由“小桥流水人家”变成了“小汉口”，虽前不见古人，后却有来者，金粉浮华的故事不断涌现，“迁客骚人多会于此”的机率频频出现：伍子胥在朱河发现“监利猪”；屈原行吟泽傍足迹朱河；关羽因避开朱河的泥泞路而陷入华容道的绝境；陈友谅在朱河下车奔逃而有下车湾的地名；张献忠、李自成的义军先后攻到朱河；太平天国的军队占领过朱河；清朝王柏心在朱河编纂了第一部县志；北伐革命时期，彭德怀率部到过朱河；贺龙扩建湘鄂西苏维埃根据地包括了朱河……一条朱河沉淀了几多世纪的风尘，令后人怀念不已！一个朱河储藏了几多风云的姓名，令后生仰慕不止！

再说“怪”。朱河的构建呈一字形的沿河纵向排列，从大街头仓市到下街尾跑苑庵，依次被杨巷子、新巷子、常巷子、吴巷子、刘巷子、词巷子、罗巷子、土巷子、陀螺巷子横切，颇似战国时期主张“纵”和主张“横”的纷争。

每一截街的巷子按居住姓的多少或作用来命名，比如陀螺巷，因杂姓而只能按大多数手艺人喜欢“玩”的特点命名，有似小孩在地上玩陀螺的游戏，意在“玩味”。

吴巷子与众巷不同，处在朱河的中心，对应的码头是客运。自然繁华热闹，商业店铺鳞次栉比，买卖摊点星罗棋布，土特产品琳琅满目，广告招牌蔚为壮观，挑担推车比比皆是，既有城市的风味又不失乡村的味道。“宾客如云烟”“国容何赫然”，大诗人李白形容的唐朝繁荣景象，我想在朱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杨巷子作坊太多，农具家具，木制竹器，砖窑瓦窑，应有尽有。金匠铺、银匠铺、铜匠铺、铁匠铺，叮叮敲敲，锤锤打打，是朱河大合唱中发出的重音符。码头的装卸，自然是重量级货物。走进这条街，最实在的感受是刘敬行专写铁匠铺的诗，不妨摘录一部分：

记忆再次走过铁匠铺
指着通红的炉膛
历史说，这不是火
是心在闪光
于是，便有了铁钳上的磅礴与浩荡
千万次熔炼后锻打成书页页上那句格言
回响着生命的铿锵
那是一句最经典的格言
每一个字都是一块铁
它用火药，给一代代人上课
它把钢的硬度
注入高举铁锤与镰刀的臂膀
你是一把戒尺
仗量着人生的长短
或是一面猎猎招展的旗
召唤着梦想百炼成钢

新巷子有个别名：“布码头”。清一色的布匹丝绸，服装店，布店，鞋店，缝纫店，修修补补，挑挑选选，讲究式样新颖，讲究花色时髦，无非推崇一个字：“色”，眼花撩乱在于“色”，精彩纷呈在于“色”，锦上添花在于“色”。技在“润色”，巧在“着色”，难在“出色”，妙在“有色”。说来说去，实质上讲的就是一个词：“技艺”。

常巷子常叫“米巷子”，是粮库重地，也是种子的储藏地、杂粮的集中地。“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”，朱河人精明的所在，就在于世世代代的传统理念：手里有粮心里不慌。米厂、面粉厂、红薯加工厂、糕点加工厂及粮食成品，都在这条街。值得一提的是结沙米。糯米晒的为阴炒米，特点是软；粘米晒的硬一些。二者行带方便，快捷饱腹，开水一冲，香气扑鼻。吃甜的放糖，吃咸的放盐，深受乡下人喜欢。孔老夫子非常重视“吃”：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”。“吃在朱河”，不能不说是朱河

的一大特色。

说到“监利猪”，自然想到朱河的刘巷子，那里有远近闻名的“猪行”，历史悠久，上溯到春秋时期，是伍子胥在朱河发现的，也是他当做礼品带到吴国而传开的。此猪屁股后面有一天生的黑圈，跑起来嘟嘟响，黑圈一闪一亮的，上下晃动，光溜溜亮闪闪，非常诱人、非常悦目。此猪肉质紧实、口感踏实，食之舒适，为买肉者首选。当地人爱称此码头为“猪码头”，只不过这码头异常热闹，猪的喊叫声、挣扎声不绝于耳。

爱国富豪黄少山在词巷子专营棉花，“花码头”成了词巷子的代名词。这里人工弹花的声音一昂一落，一起一张，极清亮、极纯朴，极有节奏。可惜现在听不见了，人工弹花淘汰了。记得我上中学时，一个月夜，路过此巷，听到弹花的声音，弹花工人还在辛苦哩。不知怎的，我走着走着走不动了，停下来听那弹花的声音，一遍遍总听不厌，总在耳旁盘旋，耳膜薄了听不够，它又钻心田，直到心房颤动不已。我久关注视头顶那轮明月，月光柔和静谧，照出了瞎子阿炳拉《二泉映月》的辛苦凄怆，照出贝多芬弹《月光奏鸣曲》人迷的动人情景，刹时我明白了，世上唯有音乐伴随月光最能拨动心弦、最能触发心声！

土巷子是条鱼巷，天刚刚亮，载鱼的船就拢了岸。贩子的吆喝声、码头工人的喘息声、顾客的讨价声、夹杂些小商小贩的叫卖早声，此起彼伏。鱼、蟹、虾、鳖……一系列当地水产品上了岸。这时显现的土产品有：米做的顶糕热气腾腾，桶装的挖糕香气扑鼻，团团的蛋糕，竹梆敲得叮叮响，红糖发糕，吆喝声震耳欲聋；一边是米粑子、团子、粽子、汤圆、糍粑等，另一边是油条、麻花、麻仁、散子、芝麻饼、面条、馒头、花卷等，大米做的与面粉做的比高低，油炸的与蒸的煮的比优劣。码头工人最喜欢的是大米发酵成的碗装泔子酒，既解渴又饱肚，还有酒劲，提神又增力，挺有滋味。特别省劲就在于吃完就扔，不用洗碗、不用带碗。

罗巷子是居民凑热闹的地方，整船的芦苇干柴、野草耙子，总填不饱“老虎”灶腹。船载的全是水乡湖区的菱角莲子莲藕柴笋高笋茭菜草野菜……最盛行的一句叫卖声是“菱角菱角，朱河的老菱角，沙木蘸蒸的”，意思两层：一是老菱角必须是朱河的才好吃，二是国外的进口的轻质沙木做蒸笼有香气。朱河人的发音，喜欢咬文嚼字，特别尾音重，听起来清晰、浑重，感情充沛。一句普通话“干什么”，用朱河话来说“么子事”，一样的意思，前者发音重在“干”，后者发音重在“事”。

陀螺巷子在朱河比较特殊，居民都会“玩”。玩泥巴的，是将稻草扎成堆，上面插满

了用泥巴捏的孔雀、杜鹃、鹦鹉等雀鸟，还插上各种颜色的羽毛鸡毛，屁股后面开一孔，嘴一吹，口哨般作响，亦可吹简易的曲调。用根竹竿背在肩上逛街，悠闲自在，撩得孩子们跟在后面叽叽哄哄的跑上街窜下街。

玩糖的手艺人特制一种桌，下面烧炭，上面的架子挂的是糖捏的各种人物：孙悟空闹天宫嘍，哪吒闹海嘍，二郎劈山探母嘍，关羽单刀赴会嘍，薛仁贵征东嘍，武松打虎嘍，杨家将嘍……全是孩子们心中武将偶像。抽屉里装糖，桌面画的各种人物画，用类似于罗盘的指针旋转，二分钱转一下，指针停下来，捏糖人就照做。若是指针转到你不要的目标，得花大价钱嘍，五分钱买你要的，围观的孩子不可不少。当然也有弹棉花糖的，五分钱买一大堆棉花糖柱子一插，手举白云，走在街上，迎接不断转过来的羡慕目光，光彩又神气，多精神！

玩纸的手艺人，扎的船在盛满水的槽子里扬帆疾进；扎的蝴蝶似有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天外寻”的妙趣；扎的风筝给人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的念头；扎的鸟有“流连戏蝶时舞蝶，自在娇莺恰恰啼”的形象……

玩命的艺人最辛苦：上身赤裸，拿把控有响铃的木棍刀在后背敲打，青一块紫一块，用黑乎乎的狗皮膏药一贴，就不疼了。拿出膏药要观众买，原来在推销跌打损伤药。

观看玩杂技的人最多，表演者在飞跑的马上倒立，时而翻上翻下，时而捡地上的东西，时而肩上站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，或直立、或并排，还有手劈砖块的，像刀削般利索，最精彩的是数头顶砖块，几块叠起的砖不重吗？表演口吐焰火的，看的人直发怵。

朱河人都知道，陀螺巷地段河弯水急，常有翻船事故。祖先在这里修建了一个七层砖石结构的镇河妖宝塔——落蓬塔，不知出自哪位文人之手，妙笔生辉，给塔刻了幅对联，上联是：地是洞庭支脉，看滚滚长流谁为砥柱，下联是：人皆帝室苗裔，煮熙熙乐土共上春台。还赋了首趣味诗：远望巍峨塔七层，红光点地倍加增，共扛三百八十一，试问尖头几盏灯？当然，也有人做出了答案，“登高壮观天地间”，站在塔尖头，左手牵来一片云，右手扬起一阵风，好不快活！”手可摘星辰”，站在制高点，彻底放松自己，可以放声呐喊，可以高声猛叫，好不自由！”举手可近月”，站在清静处，无尘世的俗念，无人间的纠纷，岂不美哉！遗憾的是：五十年代某个强对流天气里，落蓬塔因水的长久侵蚀忽然坍塌，也是情理之中。

因街道与巷子的纠结，显出了古怪的朱河外在。因文化与遗风的交织，显出了深邃的朱河内在。都值得爱。

岁月在指尖流淌

□ 董川北

天早上，我下楼去上班时，都会看到母亲一个人坐在门前，动作娴熟地叠纱球。身穿叠好的半桶纱球，证明母亲已经忙活了至少一个小时。待傍晚下班回来时，远远地，我依然看到母亲在叠纱球，只是此时，通常会有院子里的人陪母亲一起叠纱球，或聊天。

母亲一边和邻居们拉着家常，一边手指翻飞。我劝母亲注意休息，母亲回答：“中午休息了好几个小时呢！”父亲也埋怨说，原本只是打发时间的活，却搞成了像上班一样，每天叠个不停。母亲则说：“闲着也是闲着，等去武汉可就没了这种手工活了。”母亲的这句话，明显透着对叠纱球的依依不舍，这让我深感意外，心想，难道做手工活也能上瘾？

母亲心脏不好，还有高血压，我和父亲担心母亲的身体，母亲却反驳道：“叠纱球本来

就是在锻炼手指的敏捷度，可以预防老年痴呆。再说，这算什么活？既不费脑力，也不费体力，跟以前剥棉花一样。”母亲说话时并没有抬头，她手指灵巧，眼神专注，几秒钟一个，不停地往桶里扔着叠好的纱球。我细看母亲叠纱球的动作，的确和剥棉花有几分相似之处，都是靠着手指的巧劲在劳动。

而说到剥棉花，那真是让我记忆犹新。小时侯的老家，站在大堤上放眼望去，一望无际种植的都是棉花。到了夏天，家家户户的大门前，堆满了待剥的棉花。母亲看着满晒场的棉花，心想着今年收成不错，脸上喜不自禁。而我和妹妹则恰恰相反，脸上愁云惨淡——因为母亲去家，家里的棉花没有剥完，是不允许我们出去玩的。可这么多棉花，我们要剥到何年何月啊？半天下来，我和妹

妹的指尖剥得又脏又红，似乎还隐隐作痛，于是对于剥棉花，我们变得恨之人骨……

母亲剥棉花之快，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。她那双巧手，仿佛天生为剥棉花而生，一旦几个手指像机械一样高速转动起来，父亲加上我和妹妹，我们仨，也抵不过母亲一个人的速度。

时光荏苒，母亲离开土地已经很多年，而现在老家那片热土上，也鲜有种植棉花的了。母亲的指尖，从以前的剥棉花，变成了今天的叠纱球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邻居们都已散去。父亲拧开了客厅的日光灯，让母亲的光线亮起来。父亲低声说：“差不多了，该去公园走走。”母亲回答：“再做五分钟……”灯光下，我看着母亲叠纱球的身影，如同一幅生动的画卷，描绘着岁月静好的模样。

池塘挖藕，寒冬里的父子时光

□ 杨明

泥巴瞬间没过脚踝，黏冷刺骨，我倒吸凉气，差点栽倒，狼狈之态尽显。爹见状，咧嘴露出熏黄牙齿，笑道：“别毛躁，挖藕讲究巧劲儿，恰似庖丁解牛，顺势而为。”

我有些气馁，把铁锹一扔：“这活儿也太难了，爹，我根本干不来。”爹捡起铁锹，递到我手上，目光坚定地看着我：“娃儿，万事开头难，你看这藕，埋在泥里，不使劲、不找对法子，哪能挖出来？爹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比这苦的活儿都干过，咬牙坚持坚持，往后碰上啥难事都不怕了。”说罢，他娴熟拨开冻土，顺势挖走势深挖、撬动。眨眼间，一节白胖藕露头，爹双手一掰，“咔嚓”断了半截，他不恼，探手泥中摸索，须臾便捞出完整莲藕丢进竹篓，泥珠滚落，惹人欣喜。

挖不多时，寒意侵体，手脚麻木。我哈着白气跺脚，爹心领神会，从怀里掏出柑橘，我忙剥开，酸甜汁水驱散寒意。爹拧开酒壶灌口，辛辣酒液下肚，脸膛泛红，仿若古仗客畅饮烈酒，暖了日子，暖了心。其间，偶挖到泥鳅，滑溜乱窜，溅我满脸泥水，引得爹大笑：“别光抓泥鳅，藕才是主角。”可若收获多，晚餐添道泥鳅汤，也算寒冬滋补良方，恰似古代渔人意外捕得鲜鱼，为平淡餐食添彩。

日头渐高，阳光刺眼却无暖意，长时间弯腰，我腰酸背痛，手上磨出水泡，破了混着泥水，疼得钻心。爹不时捶背，目光扫过泥塘估算收成：“娃儿，撑住，苦尽甘来。多挖些，明儿镇上卖了，给你置新衣。”这话仿若强心剂，我咬牙继续。

午后，饥饿疲惫交袭，肚子咕咕叫，爹毫无歇意。我眼眶泛红抱怨：“爹，啥时候到



地，我好累。”爹走来，粗糙大手揉我脑袋：“快了，快了，剩不多。咱加把劲，收工让你娘做藕汤。”

夕阳给池塘披橙红纱衣，爹直腰长舒口气：“收工！”望竹篓莲藕，我心五味杂陈。爹挑担在前，扁担弯弯；我拖在后，步履沉重。

到家，娘备好热水饭菜。洗净换衣，饭桌上藕汤飘香，藕片软糯、藕丝清甜，一家人围坐，欢笑驱散疲惫。往后月余，日日往复，破晓赴塘，日暮回家。终把池塘翻遍，藕尽挖出。

如今，我置身繁华都市的霓虹灯下，周身被暖气裹挟，手里裹着干净白、排列整齐，可入口时，裹带着在抗议，它们固执地寻觅着记

忆里裹挟泥香、混着汗水的清甜。故乡池塘的寒风、泥涌，仿若隔世，却又在午夜梦回时，真切得仿若能擦在手心。

那些寒冬挖藕的日子，爹用满是泥污与老茧的手，替我刨开生活的霜雪；父子俩深陷泥沼的相互鼓励，是抵御岁月苦难的底气。过往是心底永不落幕的炭火，疲惫时，哄暖瘫软的身躯，迷失方向时，校准前行的坐标。

故乡的池塘或已干涸，可爹的声声叮嘱、殷切目光，早已化作不干涸的泉眼，润泽我此后的岁岁年年。城市的喧嚣再盛，也抵不过家中那碗藕汤的滚烫，暖了胃，更暖了心。怀揣这份源自乡土的炽热，我无畏前路漫长，大步迈向人生的

品监利早酒

□ 余维平

我素喜小酌，然晨间饮酒之事，往昔甚少为之。日前，承蒙亲家公盛情相邀，赴监利一游，机缘巧合之下，品咂了监利的早酒。这一番体验，令我深深浸透于那洲渚岳峙的早酒文化与馥郁醇厚的氛围之中，真切体悟到了饮早酒的快意与陶然。

早闻监利早酒别具一格，心向往之，欲一探究竟，如今终于得所愿。那日清晨，不过六点半钟，手机骤响，仿若银铃惊梦，原是亲家公邀我共赴早酒之约。我心下欣喜，匆忙起身，洗漱毕，疾步出酒店，亲家公已驾车候于门外。彼此打过招呼，车子便朝着早酒一条街绝尘而去。

至一家“监利早酒”店前，眼前景致，着实令人瞠目。三间毫不起眼的平房，门口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，仿若市井图绘。平房周遭，摆满小桌，皆是前来饮早酒的酒客，或两人对饮，或四人围坐，亦有多人群聚，众人欢声笑语，推杯换盏，脸上堆满笑意；踏入屋内，又是另一番天地，不见奢华装饰，桌椅亦甚为简陋，然空间纵深，房间颇多，岁月的痕迹斑驳其上，仿若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，静静诉说着往昔。但见一间间大小各异的房内，满是早酒客，他们围坐于陈旧的矮桌矮椅旁，举杯畅饮，毫无拘束，谈天说地，笑声朗朗。

见此盛景，我心底不禁泛起疑惑：缘何有这般多人，热衷于晨间饮酒？

“此家早酒店，乃网红打卡之地，引得诸多游客慕名而来。”亲家公仿若洞穿我心，边说着，边引我至堂屋中央一方桌前，又指着两位早到的陪客介绍道：“这位是我老兄，那位是小妹。”我遂以亲家兄、亲家妹相称。彼此寒暄几句，各自落坐。我目光扫过屋内诸人，却发现一奇异之处，唯我们这一桌，是高桌子配高板凳。

“这是为何？”我不禁好奇发问。

“此乃〇位是也！”亲家妹诙谐笑道，“您有所不知，这家店唯此一张高桌，专为尊贵预留，我今晨六点便来，方抢到这〇位。”

众人闻言，哄堂大笑。我端起面前青茶，浅抿一口，以示谢意，继而又问：“这早酒究竟为何物？为何有如此多人，惯于晨间饮酒？”

“早酒嘛，便是晨起饮酒，开启一日精气神。”亲家公耐心解释。

“饮早酒，可驱散昨日阴霾，迎来新日爽朗心境。”亲家兄亦补充道。

“更为紧要者，监利早酒文化，源远流长，其根可溯至清朝。”亲家妹兴致颇高，呷一口青茶，继而滔滔不绝，“监利襟长江，往昔上下游干帆竞渡，码头繁忙。为御清晨江寒，添周身气力，码头工人与渔民，便会于清晨饮一碗热酒，驱寒祛湿，活力满满。此风绵延至今。”

正谈至兴处，下酒菜已然上桌。两个土火锅，乃是铸铁铸就，烧着液体酒精的小炉子，配着小巧铁锅，一锅炖着猪大肠，一锅焖着土鲮鱼；那“土火锅”热气腾腾，香气四溢，与早酒堪称绝配。另有一土钵牛杂、一土钵牛筋，甫一端上桌，馥郁香气扑鼻而来，令人食欲大增。

“来，尝尝咱监利的茅台。”见菜肴齐备，亲家公拿起从隔壁酒坊打来的53度白酒，边说边为众人斟上一小碗，而后端起酒碗，提议道：“欢迎亲家来监利做客，干了此杯！”

“多谢！”我向不惯于晨间饮酒，起初不过轻呷一小口，只觉此酒甘冽醇厚，毫无上头之感，不禁又多品了一口。随着“吃菜”之声响起，我执筷夹菜，细细品味，皆是地道监利风味，牛肉鲜嫩却不失紧实，牛筋爽滑劲道，鲮鱼脆嫩，香辣滋味在舌尖舞动。

我们边吃、边嚼、边闲聊，此间安谧，独属监利早酒。环顾四周，饮早酒的人们，酒兴正浓，谈笑风生。有的借酒谈生意，你来我往，言语间皆是商机；有的以酒叙旧情，忆往昔峥嵘，眉眼间满是温情；有的把酒唠家常，家长里短，琐碎却温馨；有的凭酒聊生活点滴，感慨万千，分享着日常的喜怒哀乐，一同沉醉于这悠然闲适之时光。

监利的早酒文化，满溢烟火之气，仿若这座城市跃动的灵魂，值得细细品味。我慢慢饮尽一小碗酒，已然心满意足。未了，吃上一碗碱面，那面条亦毫不逊色，口感劲道爽滑，再添上一二勺牛杂与肥肠，更是汤鲜味美，吃得酣畅淋漓。此，便是监利早酒的独特魅力；此，便是监利早酒的快意与幸福。

监利早酒，要义不在饮量多寡，而在潜心品味其蕴含之文化、独特之美食。真可谓：早酒不醉人人醉！

此时，旭日东升，光辉洒遍大地，饮早酒的人们渐次散去，新的一日，便这般在晨曦中开启了……

我与《啰啰咚》之缘

□ 周守宏

江汉水悠悠，文化瑰宝藏乡楼。啰啰唻声远传，民间遗韵显风流。一九七九初春时，音院毕业入监收。文化馆中勤辅导，群众文艺展新筹。耳闻啰咚传四方，田间地头歌飞扬。水乡泽国多劳作，秧号声声响彻乡。白螺棋盘歌声起，我带馆员去搜集。张先村民情真切，柘木古树友情系。传唱古今啰咚曲，研究保护我责任。老辈同情深深厚，共同担当护遗珍。外界名声未曾闻，走出监利显真身。幸有文化节机遇，啰咚亮相天下闻。楚地文化耀星光，田园春晚乐悠扬。监利民歌添新彩，叮咚之声传四方。岁月流转情不变，啰咚依旧绕心田。今昔传承有吾辈，非遗保护永向前。

征稿启事

《监利新闻》文学副刊，以纯文学作品交流展示为主，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：
一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
二、作品必须原创，不得抄袭、剽窃；
三、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、散文（随笔）、评论（读书笔记、影评）为主，题材不限，5000字以内，书法、摄影作品不得超过3幅；
四、凡向本平台投稿，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推出；
五、来稿请附作者简介，不得重复投稿。
投稿邮箱：556436@qq.com